



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

康拉德海洋小说

诺斯特罗莫

Nostromo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马东峰◎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英] 约瑟夫·康拉德 © 著

马东峰 © 译

诺斯特罗莫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斯特罗莫 /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马东峰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11

(康拉德海洋小说)

ISBN 978-7-5682-6411-2

I. ①诺… II. ①约… 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7329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 17.25

字 数 / 360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8.00 元

责任编辑 / 朱 喜

文案编辑 / 朱 喜

责任校对 / 朱 喜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 — 1924)

波兰裔英国作家。出生于波兰波多利亚的一个诗人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7岁时前往马赛学习航海，做了一名水手，后升大副、船长，航海生活达20余年；36岁时，因为糟糕的健康和对写作的痴迷而放弃海上生活。尽管他20岁之前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却成为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康拉德是英文现代小说的先行者，他的创作兼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擅长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根据题材可分为海洋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

1998年美国兰登书屋《当代文库》编委会评选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康拉德是唯一以四部作品入选的小说作家：《吉姆爷》（1900年）、《黑暗的心》（1902年）、《诺斯特罗莫》（1904年）、《间谍》（1907年），一举超过所有其他欧美小说名家；而且他的小说探索、风格和所追求的生命意义，也在后来的很多文学大师——如T. S. 艾略特、D. H. 劳伦斯、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索尔·贝娄、马尔克斯、奈保尔——的作品上打上深刻的烙印。



黑暗的心

20 世纪的寓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改编成电影《现代启示录》；美国、瑞士文学必修课，全世界销量超过 6000 万册；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排名第 67。



吉姆爷

凭借 4 部作品入选 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超越所有欧美其他小说名家；诗人海子挚爱的小说家；诞生在 20 世纪初的伟大现代主义小说，整整一个世纪的道德思考和内心审视；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排名第 85。



间谍

英文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T. S. 艾略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索尔·贝娄、马尔克斯、奈保尔无不受其影响；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排名第 46。



诺斯特罗莫

又是一个伟大的世纪寓言；激烈的文明碰撞和孱弱的个人选择，贪婪和欲望下勇气道德的腐蚀磨灭；20 世纪百大英文小说排名第 47。

责任编辑：朱 喜

图书策划：王连华 朱 喜

封面设计 / 赵畅 / 视觉禁工作室

TEL: 3601355995

<http://www.bitpress.com.cn>

Nostromo

1904

阅读·时光

READING TIME

“如此肮脏的天空，没有一场暴风雨
怎能放晴？”

——莎士比亚^①

① 莎士比亚的《约翰王》第四幕第二场中约翰王的台词。

谨以此书献给约翰·高尔斯华绥^①。

① 康拉德于1893年在担任“托伦斯”号二副期间，遇见高尔斯华绥，俩人结为朋友。

作者自记

短篇故事集《台风》出版之后的那段时期，《诺斯特罗莫》是最令我大伤脑筋的一部长篇小说。

我并非想说，当时自己对于个人写作生涯的任务在心理与态度上察觉到了什么改变。又或是，除了在那种玄妙而外在的、与艺术理论毫无干系的事物里面，也许根本没有任何改变；那是一种发生于灵感的实质中的一种微妙改变；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力为之负责的现象。不过，在完成《台风》那本集子的最后一个故事之后，这感觉的确令我担心，好像世界上突然就没有东西可写了。

这一出奇消极而令人不安的情绪，颇持续了一小段时间；此后，就像我的许多长篇故事一样，《诺斯特罗莫》的最初线索以一个完全不具备任何价值细节的漫游故事的形式，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事实上，在1875年或1876年期间，我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在西印度群岛或者说是墨西哥湾中——那时候，我同陆地的联系很少，且都短暂而仓促——便听说在铁拉·费米的海滨一带有这么一个人，被人家怀疑趁着某场革命的乱子，凭一己之力偷了一整条驳船的银子。

这故事表面上看上去像是一个壮举。但我没有听到任何细节，且对于制造罪恶的罪行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因而便不可能把它放在心上。它被抛诸脑后，直到二十六七年后，我在一本从某个二手书店外面随手拣来的琐谈集里撞见了这个故事。那是一位美国水手的生涯见闻故事，是在某个新闻工作者的协助下由其本人写下的。在他漫游的经历中，那位美国水手曾在一条双桅纵帆船上工作过几个月，而那船的船长兼船主，恰恰就是我年轻时听说的那个贼。我对其毫不怀疑，因为几乎不可能有如此罕得听闻的两件壮举，会发生在世界的同一个地方，且都指向一场南美革命。

事实上，那家伙是设法偷走了一条载满银子的驳船，这似乎只能是因为他深得雇主的信任，而后者对于个人品格的判断也一定差得离谱。在那位水手的故事中，那人的形象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是一个骗子小人，凶狠得发蠢，性情阴郁而面目猥琐，完全配不上机遇所托付在他身上的重要性。有趣的是，他竟公然拿这事来吹嘘。

他常说：“人家都以为，我是靠这条双桅纵帆船挣了大钱。但根本不是这回事。我对这个毫不在乎。我不时地悄悄离开一阵子，去挖出一块银锭。我得慢慢地富裕起来——你懂的。”

那人身上还有令人好奇的另外一点。有一回，在某次争吵中，那位船员威胁他：“你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止我上岸去告发你跟我讲的关于那批银子的事情？”

那玩世不恭的无赖一点儿都没有受到惊吓。他竟然笑起来。“你个傻瓜，要是你敢在岸上那样谈论我，你会在背后被人捅上一刀。那座港口的每个男人、女人，连同孩子，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谁来证明那条驳船没有沉没？我又没有把藏着银子的地方指给你看。

没有吧？那么，你就是一无所知。你觉得我是在说谎？嗯？”

后来，因为对这贼人的卑劣肮脏厌恶透顶，那位水手便从双桅纵帆船上跑掉了。这段插曲在那本自传里所占的篇幅，不过大约三页纸。这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当我仔细端详着它们的时候，这一对于少年时代道听途说的离奇印证，激起了我一些遥远的记忆，那时候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样惊奇，带着冒险的味道，那样有趣；星空下一块一块陌生的海滨，日光里山峦的阴影，薄暮中人们的谈兴，半已遗忘的闲谈，昏暗下来的面孔……也许，也许，这世上还是有些东西可写的。不过起初，我并未从这个区区的故事里看见什么。一个无赖偷了一大包所值不菲的货物——人家会这样说。它或真或假；但不管怎样，其本身都是没有价值的。为这桩劫案虚构一番详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的才干并不在此，我不觉得该为这种文字游戏点灯费蜡。直等我恍然领悟到，那批财宝的小偷并不一定要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赖，他甚至可以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某一变换的革命布景下的演出者，也许还是一位牺牲者——直到这时，我的视野中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朦胧的国度，也就是后来的苏拉科省，有着高大阴郁的西厄拉山和模糊如烟的草原，可以作为从那些或好或坏、一律短视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桩桩事件的沉默无言的见证人。

这便是本书——《诺斯特罗莫》——的一个隐约的源起。从那时候，我便觉得，它必须写出来。但即便在那之后，我也还在犹豫，像是出于自卫的本能，而对动身进入那样一片充满诡谲与叛乱的大陆、进行那样一场遥远而磨人的旅程心怀忌惮。但是，必须把它写出来。

它花费了我在1903年至1904年间的大部分时光；其间，我不时有过多次的犹豫，因为随着对那个国家的了解的深入，我总担心自己会在那样一片不断在面前绵延展开的广阔远景中失去方向。且时常，当我觉得自己在共和国千头万绪的事务中寸步难行的时候，我便会——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收拾起家伙什儿，从苏拉科逃出来换一下空气，写上几页《大海如镜》。但大致上，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在这片以好客而闻名的拉美大陆上大约逗留了两年。当我归来的时候，我发现——用格列佛船长的话来讲——我的家人们都很好，我的太太也很高兴，她知道那桩苦差事已经结束，而且，我们的小儿在我离开期间也长大了许多。

我在科斯塔瓦那历史方面的主要权威，当然来自于我那位尊敬的友人，已故的唐·何塞·阿维拉诺斯，那位英国与西班牙等国的朝堂公使，来自于他那部立场公正、才思了得的《五十年谬治史》。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出版——读者自会明白个中原因——而事实上，我是全世界唯一了解其内容的人。我费了许多钟头的冥思苦想才理解它们，我希望我所领会的准确性是可被信任的。为了对自己公平起见，且为了缓和未来读者的顾虑，我请求说明，那些历史掌故被拉进故事里面既非为了有意炫耀我特别的学识——那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同现实密切相关；也非为了彪炳阐述时事的本质，抑或直接影响我所讲的那些人的命运。

至于他们自身的行状，我已经努力试图记录下来，贵族与平民，男人与女人，拉丁裔与盎格鲁-撒克逊裔，土匪与政客，在我个人矛盾感情的热烈与冲突中，尽量保持着冷静的笔调。而且，毕竟，这也是关于他们之间互相冲突的故事。至于说他们的行动，以及他

们内心在时代痛苦的必要性中所暴露出来的隐秘目的，究竟值得多大程度的关注，这要由读者们来评说。我承认，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友情刻骨、热情铭心的时代。而出于感激，我在此不得不提及古尔德夫人，那位“苏拉科的第一夫人”，我们可以把她放心地交托给莫尼格汉姆医生隐秘的献身精神，还有查尔斯·古尔德，那位物质利益的理想主义的创造者，我们也不得不把他交托给他的银矿——那儿是无路可逃的。

关于诺斯特罗莫，同样被桑·托梅银矿的银子所掳、在种族与社会出身上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中的第二位，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

我在把这个中心人物塑造为意大利人的想法上，从未犹豫过。首先，这件事是完全可信的；当时意大利人正成群涌入西部省，任何人只要读下去都会了解这一点；其次，在加里波第的党徒乔吉奥·维奥拉——那位理想的、年迈的、人道主义革命家——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如此般配。对我来说，我需要从芸芸众生中找一个人，要尽可能游离于他的阶级惯例，摆脱于一切既定的思维模式。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我的理由不是道德上的，而是艺术上的。如果他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裔，就会极力掺和进当地的政治。但诺斯特罗莫在个人追求中是无心成为领袖的。他根本不想把自己抬高到众人之上。他的心思仅仅满足于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人民中间。

不过，诺斯特罗莫之所以成了这样一个人，主要由于我从早年间遇见的一位地中海水手身上所得到的灵感。那些读过我的某些作品的人，当我说“特里莫利诺”号的船主多米尼克^①——倘若假以

① 《大海如镜》中的人物。

某些环境，就会是一个诺斯特罗莫，他们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无论如何，多米尼克会很好地理解这个后生——若说是鄙夷的话。他和我在一场十分荒唐的冒险中被联系在了一起，但荒唐也没有什么大碍。想来，在十分年轻的时候，我的身上毕竟曾存在着某种东西，值得那个人以他半是愤恨的忠诚、半是挖苦的献身听命于我，实在令人心满意足。诺斯特罗莫的许多话语，最初我都是从多米尼克口中听来的。他把手搭在舵柄上，头上罩着僧侣一般的帽兜，两眼无畏地扫视着天际线，发起一通带着冷酷智慧的牢骚：“你们这些个绅士！”那音调至今犹在耳边。简直跟诺斯特罗莫一模一样！“你们这些个上等人！”真像诺斯特罗莫。不过，科西嘉人多米尼克怀着一股子血统上的傲气，那是诺斯特罗莫所没有的；因为诺斯特罗莫的血统更加古老。他不过是无数世代所遗下来的一员，并且没有父母可以吹嘘——正如人民一样。

在他对自己所继承的这片土地的牢牢把握中，在他的挥霍与慷慨中，在他对于自身天分的浪费中，在他男子汉的虚荣中，在他伟大盛名之下的暧昧中，在他忠诚的、拼命而冲动的献身精神中，他始终都是人民之子，始终属于他们那股毫不吝啬的力量，不屑于领导却又甘愿从中带头。在稍后的年头中，他长了一些年纪，成为著名的菲旦扎船长，在这个国家中有了一些利害关系，在受人尊敬的目光中穿行于苏拉科的现代街道，为许多事情奔走忙碌，去探望码头工的遗孀，去参加聚会，带着不为所动的冷静在会议上听着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演讲，这位新革命暴动的不可捉摸的赞助人，这位深得信任、富裕阔绰的菲旦扎同志，尽管对于自己的道德堕落实知肚明，实质上却仍然是人民之子。在他那对于生命的热爱与嘲讽中，在他

那怀疑自己被出卖、糊里糊涂地死于出卖的茫然信念中，他仍然是人民之子，成为他们毫不怀疑的伟人——带着那样一段他自己的个人行状。

在那些动荡的时刻中，我还要提及另外一个人物：这便是安东尼娅·阿维拉诺斯，那位“美丽的安东尼娅”。她是不是拉美裔少女中的一个可能的特例，这我不敢公然断言。但对我来说，她是。在我的叙事背景中，她总是作为她的父亲——我那尊敬的友人——身边的一个小人儿出现的，不过我希望她的形象已经足够清晰，好使我接下来的话可被理解。在所有那些与我一同目睹了西部共和国的诞生的人儿中间，她是唯一一位以其连贯生命的面貌在我记忆中留下印象的。作为贵族的安东尼与作为人民之子的诺斯特罗莫，都是创造新纪元的工匠，都是那个新生国家的缔造者——他是靠自己传奇而应用的壮举；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只能靠她自身的魅力：那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在一颗无所事事的心灵中激发起忠诚的热情。

倘若说有什么能够吸引我重游苏拉科——我会厌恶看见所有那些改变——那便是安东尼娅。而对此真正的原因——有何不可坦言？——真正的原因在于，我是以自己的第一位恋人为原型来塑造她的。我们那样一班个头高大的男同学，作为她的两个兄弟的好友，是如何仰视着那个姑娘一个人走出教室的，就好像她是一位信念的旗手，虽然我们都怀着那样的信念，但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应该如何把它以一种毫不退缩地希望高举起来！比起安东尼娅，她的灵魂里也许要多一些光彩，少一些恬静，不过，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的清教徒，思想里没有一点世俗的瑕疵。我不是唯一一个爱上她的；不过，我却不得不时常听见她严厉指责我的轻浮——跟可

怜的德考迪很像——或是忍受她措辞朴素、无言以对的奚落。她不太明白——不过没有关系。那个下午，当我像个畏葸而强横的罪人一样走进去，向她最后道别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令我心潮澎湃的紧紧的握手，还看到了一颗令我惊叹的眼泪。她的态度终于软化下来，好像她突然觉得——我们还是那样的孩子！——我是真的要永远离开了，去往遥远的远方——甚至像苏拉科一样遥远，坐落在不为人知、目力不及的地方，隐藏在普拉西多湾的黑暗之中。

这便是我时时想起来，企盼着再见那位“美丽的安东尼娅”——又或者是另外一位？——一面的原因，看着她在那座大教堂里走动，来到苏拉科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红衣主教的坟墓前献上简短的祷告，怀着敬虔的孝心默默伫立在唐·何塞·阿维拉诺斯的纪念碑前，并向着马丁·德考迪的塑像投去缱绻、温柔而忠诚的一瞥，然后，以她挺拔的身姿顶着雪白的花发，安详地走入市政广场的阳光中；那是无人纪念的过去的一个孑遗，人们正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另一个新纪元的黎明，盼望着更多革命的来临。

不过，这只是梦里的幻想；因为我此前便十分清楚，一旦那位俊美的码头工长，那个人民之子，终于从他爱情与财富的苦役中挣脱出来，咽下最后一口气去，苏拉科便再也没有我的差事了。

约瑟夫·康拉德

1917